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九輯

劉壯肅公奏議 (全)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七種

劉壯肅公奏議

劉
銘
傳

撫番略序四

臺嶠生番，亘古不通车迹。明季，鄭成功始逐荷蘭居臺南，日經營戰艦，西通滇將李定國之師，冀獲江海諸行省，以存明社，未暇內及生番也。

全臺形狀若巨魚，尾南而首北，前山若魚腹，內向廣而平，後山若脊梁，乃狹。生番所處則梁骨。萬山中亘，山南北七百里，番社都八百有奇。光緒間，衆且二十萬，各規地勢爲酋相雄長，與黎、獮、苗、猺等。蓋大地生人之始類然也。番旣無衣冠，昧倫紀，踞深山，狎禽獸，山中多寶藏，居民外至輒艷之，用此冶鐵製鏃鎗，工戰鬪。互市旣開，西槍入中國，奸民假番地爲藪，益盜精械濟諸番。諸番益橫桀不可制。嘗突外山，火民居，恣殺掠，歲殺千百人，文武吏瞠視莫敢相何問。

光緒初，日本人入番境，番怒殺之，日本始遣舟師踞基隆要我。朝命船政大臣沈文肅公（模楨）蒞臺北治之。事定，乃請闢番地，設流官。然所闢僅後山埤南、恆春兩廳縣。未幾，移鎮江南，事輒罷。厥後吳公贊誠理船政，復經營番地，以病歸。閩撫丁日昌繼之，亦半途以去。最後岑襄勤公踵其事，復擢撫督而西。坐此番地多犬牙廳縣間，非搜灌不治。公始蒞臺，覽形勢，深念地孤險，非財足自守，不能以爲，非闢番地廣耕桑，則財無自出。蒞臺十日，輒抗疏言之。法事定，復疏言非清賦撫番不足言守禦。且

番地多藪盜，不清其內，猝當外患，將有腹背受敵之憂。武侯謀魏，先靖南蠻，理勢然也。顧番乃人類，苟無害，安忍殘殺相加。卽見虐官民，亦非自懲不足平其怒。

十一年夏，法兵告歸，臺南副將潘高陞殘殺無罪番，虐甚；公抗疏劾治之（疏具懲暴略中，爲番事始；因參劾，故別隸之）。番感通譯言，謂新帥一視民番，不復袒官吏，固已忻忻嚮化矣。是年冬，彰化、新竹、淡水間紳民屢上言，番殺居民，擾耕穫，請剿。公乃命紳吏挾通譯諭導之，降則納，不則威以兵。淡水馬來番者，岑襄勤撫而不至者也，及是輒降。乃定規約凡十條，以社長爲社丁，月給勇糧如營制。總目月銀六兩，躬至縣署領其銀，使與官吏洽。社長各遣子弟入城塾讀書，使還耕故地，軍民奪者罪之。番至，咸雍髮被衣冠與民齒。於是新、彰罩蘭番成就撫以安。臺灣故制，取屯租備撫番經款，屯兵敝久不能軍，乃請減屯兵積餉專撫事，庶番至日多，餉不加勞而用自給。優詔許之。故前後六年未嘗一增兵餉。此撫番之始也。

既念番地多僻險，非開道不能達也；乃命提督劉朝祐首自馬來關番險百里爲巨道，通宜蘭。十二年春，淡水東南大科坎與新竹菜甕諸番既就撫，肆殺如初。朝祐率軍逼大科坎，十三社成就撫，旁社不下者克之，惟貓裏翁八社不下。朝祐瘴疾歸，公乃自將拔之。於是菜甕以南六十餘社番畢下。春深瘴作，方息軍，而三角、屈尺諸化番忽見殺，僨其爲加九岸竹山番也，復請剿。乃命唐仁元深入百五十里，涉蠶叢絕險拔之，而北道

以靖。林朝棟之壁罩蘭也，武榮十餘社番虐，克之，而帶目二十餘社不下；乃命提督柳泰和以師往，並克之。於是新竹大湖番迭出火民居，暴甚。兩將闢道四十里，深入拔之，中路彰、新前山番畢克。自土匪橫嘉義，南道不通。特命提督章高元壁嘉義。高元別遣將撫後山花蓮港六十餘社，下之。後山統領張兆連亦撫恆春、埠南番百七十二社。復請自嘉義開道達埠南，減恆春道數百里。公大喜，許之。半歲間招撫四百社。暑作，兵乃歸。

七月，而蘇魯之役作。蘇魯番者，既就撫，突殺罩蘭民，復結馬那社繳歸化旗以叛。朝棟、泰和連剿困山中。公大怒，特檄澎湖總兵吳宏洛，合四將兵親督戰。大兵踰絕險，環攻一月，拔其巢。番酋誓天不復反，乃訴官民侵虐狀。公怒，易墾吏，劃其地，乃安。軍欲還，而白阿之役作。白阿社者，亦就撫番也。既定，復殺民勇二十人。學士林惟源請討。乃復合諸將，越羊腸，闢道五十里，深入襲之。其酋馬來詩昧率妻子以降，赦不殺。分遣諸將拔餘社，畢下之。十二年秋、冬事也。

初，張兆連之請開中道也，遂自後山水尾鑿石磴而西，章高元自彰化集集街鑿石磴而東。峭壁深谿，懸崖伐木，自冬及春，闢道建飛橋百八十里，橫澈前後山扼其中。萬衆轟騰，聲威震疊，山腹中不聞王化者皆震怖乞降。於是兆連復招後山二百十八社，高元撫前山二百六十社，都八萬八千人，闢田園數十萬畝，成功數月，不折一兵。遂頒憲

書，奉正朔，設條教，薙髮，立社長束之。蓋通道之功如此。十三年春、夏事也。

內山既定，方檄諸將息其軍，而內山疫作，隘勇徒山外避之。番俗喜殺人禳災，於是北道大壩諸番復肆殺，竿其頭於門。勇勘復見殺，諸將請討。公曰：『疫甚，不可爲也』。徐之九月，乃請惟源率將討平之。而中路裏冷、白茆復肆殺，林朝棟、朱煥明並往討之。八月間，連戰二十日，軍且殆，卒攻其穴，迭敗之。番埋石，且誓天不反，乃歸。

呂家望者，後山埠南強社也，諸番尊其主，號曰「番王」。既降矣，十四年六月復出殺，誅其凶。外山匪首劉添汪助之，大集四千人以叛，所過焚殺無留存，全臺大震。兆連千五百人壁埠南，分防六百里，弱甚。賊圍廳治及張營，攻守十七日，幾死。急命總兵萬國本鼓兵輪炸礮解其圍。別命吳宏洛往討，電乞北洋總兵丁汝昌以兵輪炸礮佐之。八月，賊集鄰番以死拒。諸將血戰半月，燬其巢。於是諸叛番皆乞撫，獲匪首劉添汪誅之。南路再定。而中路萬霧社獨悍虐異他番。通判吳本杰令各社壯丁爲營勇箝之，輒逃歸肆殺。乃下命絕鹽、糧、火藥入山中。萬霧懼，乃復降，送子入學且爲質；許焉。惟北路繞食、竹加山、衣卯京、孫兒諸番數十社，既降仍肆殺，不可制。十一月軍至，其酋紅衫佩鈴，鵠立待戰。於是鄭有勤、劉朝帶苦戰，冒絕險，盡拔之。獨陳羅剿內溪，既定，雨作而橋亡，疑番之毀陷官軍也，斬六級。番怒，襲殺營官練勇十餘人。有勤

移軍討之，內溪四社復乞撫。公怒，罷羅軍。諸番輒送子爲質。北路復安。於是全臺番八百社、衆二十萬人靡不就撫者。此十四年秋、冬事也。

十五年，全臺大定。方論功，而後山之難忽作。初，八、九月間，番例殺人，曰「做享」。九月，副將劉朝帶請自內山開巨道八十里，遙達花蓮港，通海岸，利耕民。道中伏，弁勇死者二百人。公憤甚，察其地近老狗社、加九岸也，則令吳宏洛統諸軍，十一月入內山攻剿。十二月，大軍至白阿社，番酋築碉堡死拒。我軍築臺山巔，用炸礮環擊，破其巢，獲其酋有敏阿，斬之，加九岸以平。十六年正月，公親赴宜蘭、蘇澳督戰。老狗番去蘇澳深入八十里，山高路絕，迹且窮。乃命軍開道設橋梁以往。二月，宏洛自南澳循高山以進，諸將自溪底赴之。社番拒輒破。師行十日，乃至老狗社隘口，兩山壁立，絕壑巉岩，中道僅一人出入。總兵傅德柯鼓勇方入隘，伏作，死之。後軍至，已無迹矣。宏洛自武搭山巔走西北，抄老狗社後，與溪底軍懸絕二十里，聲息俱窮，山險不得下。衆番數百人突至，血戰破之。是日，公自登武搭山勘形勢。宏洛已去二十里，不相聞。武搭以西，奇峯疊嶂，天日不開。師危甚。土人言：『老狗諸番無村落，散處群谷間，雖深入不獲也。獨地狹無田，非出山不獲食。大軍誠壁隘，絕其糧，可不戰下也』。公從之，乃命宏洛毋下山，折兵銳，設地雷，群隘絕之。開道武搭山南，與溪底軍合。番夜出求糧，值地雷，盡死。三日，餓益甚，痛哭送子以降。乃振旅而返。是役

也，始以游擊鄭有勤冒餉違節度誅之，終以提督李定明失援傅德柯，罷其軍，奪職。萬衆竦然。此十六年春事也。蓋自十一年冬撫諸番，至此乃克大定。

初，臺之撫番也，動需兵餉數十萬，剿一社輒用兵數十營。公旣未增一兵餉，特奏林惟源任墾事佐之。疏請免船資，招閩海貧民，墾畝輒數萬，使番衆狎居民，深慕衣冠文物、倫理婚姻之樂，群化無形，則耕織自精，貨財自殖。撫事旣定，各就墾撫局設義塾，番童讀書者千數百人。父母來觀，輒跳舞歌呼以去。使盡其功，微特田園百數十萬畝，設官分縣，富庶在指顧間，卽古木、名香、珍禽、奇獸、寶石、五金之饒，利賴寧復可億！公經營六年，三親絕域，蒙瘴涉險，不騎而徒。彼豈不知暇逸哉？其所志者遠也。乃番叛粗安，公已不安其位，坐令巖疆千里，拱手強鄰。嗚乎！可勝言哉！可勝言哉！

建省略序六

臺疆當鄭氏時僅三縣。厥後榛莽日闢，官吏日增，然規模固未備也。光緒初，沈文肅公始建臺北府固臺北，移同知治埤南以固後山。建省之議自此始。朝廷憚興作，乃議閩撫建行署於臺，以半歲駐臺，如直督始駐天津制。詔從之。岑襄勤之撫閩也，尤銳意更張，親勘彰化爲形勢建省之地，東西奔走，疲憊寡成。十一年五月，法事初平，六月，公上言：『臣病，不勝閩撫，乞辭，專駐臺疆，任防守』。詔強任之。當是時，醇賢親王參大政，銳意厲海軍，深計必劃臺疆設臺撫，專力經營，庶可作東南保障。九月，詔改閩撫爲臺撫，議分疆。十月，公奏言：『臺地分疆，必俟撫番、清賦，措置無遺，財堪自立，處常處變，乃可自全。今利未開，非閩協無能自給。一經劃省，督臣雖無畛域，司道以下，歧視必多。請專令閩撫駐臺專臺事，閩事一任督臣。五年後，籌進止』。復引疾乞歸。詔不可。疏再三入，詔卒強之。

十二年二月，總督楊公昌濬躬渡臺視疾。兩帥甚歡。公深慮臺防之無款也，楊公許還閩圖之。公見其忠坦，四月日漸瘳，乃赴閩中籌建省。建議臺撫仿甘肅新疆號福建臺灣巡撫，兼學政。設布政使佐用人理財，加臺道按察使銜理刑法。所任文武將吏，均請敕部寬文法，擢真才。

初，前山彰化、嘉義、鳳山、新竹、淡水五縣，大者縱橫二、三百里，耳目難周；後山中、北兩路，延袤三、四百里，僅劃五區設碉堡，無專駐之官，尤稱難治。乃親巡考圖藉度焉。彰化橋孜圖山環水抱，氣象宏開，全臺適中，足爲省治。分彰化東北境設首府曰臺灣府，附郭曰臺灣縣。改故臺灣府曰臺南，縣曰安平。嘉義之東，彰化之南，自濁水溪止石圭溪，長約百里，增縣一，曰苗栗。新竹苗栗街左右扼內山之衝，地多新墾，分新竹西南增縣一，曰苗栗。裁鹿港同知，合彰化及埔裏通判，四縣一廳爲臺灣府。淡水之北，東抵三貂嶺，番社紛歧，距城過遠。基隆爲臺北門戶，商埠紛煩。分淡水東北四保隸基隆廳，改通判爲理事同知，重其職。此前山也。後山形勢，北以蘇澳爲總隘，南以埤南爲要區，控扼中權，厥惟水尾。其地與雲林縣東西相值，已自丹社集集街達彰化，闢路百八十里貫山中。省城既定，中權前後，脈絡貫通。水尾實臺東鎖鑰，設臺東直隸州駐之，左界宜蘭，右界恆春，地縱五百里，橫三、四十里，通隸此州而屬諸臺道。埤南廳舊治，設直州同治之。水尾迤北曰花蓮港，新墾既多，海口水深數丈，設直州判駐之，而均隸臺東州。此後山也。詔從之。

建置既成，必謀兵備。臺兵水、陸營凡十有八，水七而陸十一，共額萬四千人。三次迭裁，陸存四千五百，歲餉十七萬金；水師七營，分隸澎湖、安平、滬尾、噶瑪蘭諸

港，船艦無存。今昔勢懸，非兵輪不能戰守。安平既設副將，臺灣總兵又駐臺南府城，距安平纔七里，兩大員並居一地，勢等駢枝。謹裁水師各營，以安平副將駐水尾爲臺東協，移北路副將駐埔裏社，均改陸師，並扼前後山適中地。陸兵月餉四兩五錢，視勇糧尤重。將貪兵滑，簡練莫由，請月加考試，能中五槍以次者，分別補署，不論年資，庶鑽營可除，疲殘自去。部議經制副將移改不行，廷議不能決也。番兵精悍，實過綠兵，請仍舊額四千人，加餉嚴訓練。許之。澎湖舊制，副將與通判主兵。地重勢孤，非大員不治。請以福建海壇鎮移澎湖，曰澎湖總兵。裁水師，以兵輪礮臺專戰守。郡縣吏緩部選惟其才。詔悉從之。

彰化省城久定議，而籌防既急，巨款難資。公之始蒞臺北也，軍餉皆集府城。所居淡水縣署，幕僚或處草廬。城內多水田，不能通輿馬。輿造既衆，局所漸繁，不得不暫恃臺北爲根本。乃先購民田築官道，招商設闢闢，通貨財。商務漸興，始就城西北建撫藩行署，設兵房、銀庫，八局所附焉。淡水改廳爲縣，舊治乃爲新竹縣所居，淡水縣令及參將各官多賃居城外，非便也，因復各署於城內壯之。海外商民重視道，禮關帝、天后益虔，則廟以祀之。又念船政大臣沈公葆楨、吳公贊誠撫番開墾，勞苦實多；水師提督林公文察立功海疆，親平臺亂；基隆之戰，淮楚將士死者千六百人。旣建三公專祠，

復建淮楚昭忠祠以祀。益創西學堂，課西國語文、測繪、格致諸術，厲人才。建番學，教番民子弟。復就考試學額，以廣振士風。臺事粗備，乃建澎湖城於媽宮，與礮臺相聯絡。既念省城與分治兩縣之無城署也，復合臺紳籌捐集造之。踰年而公去矣。

利，區晉歲歉，難勝艱倅。無數既無方略，辦事又乏精誠，每念時局艱難，不勝慨嘆。萬一，補後中夜，憲成萬端！惟有禱竭愚忱，勉圖堅守。雖日病萬分沉重，幾無可支持，不敢片刻稍休，尤不敢自安懈怠。除候遣南北各營徵定後，再將調留兵將分駐地方，另行擬奏外，應數事即得後諸大端，馳聞密摺。

撫清賦役自實不輕更捐，缺於庫財，時當戒厲以求豐潤之政，撫督撫職，非苟大典不能與此，此其所以成大功也。謹此為謝。

覆陳撫番清賦情形摺（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臺北府發）

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奉上諭：
『有人奏疆臣不勝職任據實糾參一摺，據稱劉銘傳於撫番、清丈，徒事鋪張，致有埤南激變之事；並任用非人，漫視民瘼，以致奸民土匪乘機作亂，官激民變，確有明徵，用人辦事，顚頽竭蹶各節。又片奏彰化各處，因科派單費，一鄉盡逃，臺南尤甚；及投効函招各員委署鳳山等缺，變通補署，未免偏私各等語。劉銘傳自簡任臺灣巡撫以來，辦事尙爲得力，惟恐操之過急，任用或不得人，措置不無失當，以致民心未協，激成近日番變。參摺所陳，均不爲無因。着卽鈔寄劉銘傳閱看，該撫當仰體朝廷開誠訓誡、示以謗書之意，於摺內所陳，平心省察，據實覆奏。一面清釐正賦，禁革規費，並嚴查貪吏

，從重懲辦，勿稍瞻徇。至片奏臺省缺員應請揀發一節，並着該撫酌覈具奏。將此諭令知之。欽此』。仰見聖恩寬大，開誠訓誠，信任不疑；臣何人斯，承茲眷遇；拜誦之下，感激涕零！

臣一介武夫，渥荷破格殊恩，畀以封疆重任，涓埃未報，惶悚滋深。惟蒞臺以來，慘淡經營，不辭勞怨，區區愚誠，妄冀孤島自強，固七省海疆鎖鑰，仰副朝廷慎重海防之至意，抑亦微臣經營海表之初心。

臺灣之撫番也，言者謂：番丁歸化，宜有以善其後。乃十五、六萬之衆，未聞馭之；何人處之何地？何以籌其生計？何以馴其性情？不知撫番者，就而撫之、非遷而撫之也。臺灣平埔民地居其四，高山番地居其六。番社錯處，各有家室，各有田廬，耕鑿自安，何須處之以地？且地多曠土，番人自墾外，尙招民墾，概未升科，何待籌其生計？各社本有頭目曰「社長」，按社之大小，月給糧餉，鈐束番丁。從前沿山墾民被殺，歲常千數百人，近則絕無僅有。番性雖獷，而舐犢之愛，轉越恆情。乃擇强大之社，飭令社長送子入學，與之衣食，教以言語，俾令粗識字義。大科崁撫墾局所收番童已二百餘人，乃父若母時來探望，莫不鼓舞歡欣。啓番童之顚蒙，卽以資衆番之觀感。其餘撫墾十餘局，均飭一律仿行，力籌教養。臺灣撫番久矣，從前番民仇殺，官莫誰何，遂至紛爭無已；徒以氣質難馴，只可潛移，未容強致。此則陰陽氣化之偏，雖聖人有不能驟奪

者。

言者又謂：犒賞不貲，保獎優異，不免糜濫邀功。不知開道撫番，事皆艱鉅。以經費言之，前江督沈葆楨創議舉行，奏請每年開撫經費銀二十萬兩，由閩協臺。臣到任，閩省每年只協軍餉銀四十四萬兩，並無另協開撫經費。現在統計全臺各局經費、各社番目口糧、及番童學塾，歲銷不足十萬兩，較之從前撫番多而用費少；奏銷可稽。以保獎言之，各營分佈後山，數年來戰亡病故，自提鎮至千把，不下百餘，兵勇死者二千餘，均經奏報有案。除臣先後三次親入內山勦撫叛番外，各將士年年苦戰，擇其尤爲出力者隨時保獎一、二人或十餘人。三年之久，收撫生番十餘萬，闢地數百里，綜計請獎不滿五十人；保案可稽。此撫番之實在情形也。

臺灣之清丈也，言者謂：甫報升科，旋有埤南激變之事。彰化等處，如果官民相安，何忽遍地皆賊？官激民變，確有明徵。不知埤南本皆番，變非起自民。呂家望著名強社，犬羊反覆，乃事之常。奸匪張兆暉等以外籍遊民，乘機搶刦番地，本無清丈，兆暉等又無尺寸田園。無論委員有無勒索，兆暉等斷非被索之人。於清丈何與？臺灣民情浮動，强悍異常，嘉、彰尤甚。從前搶刦巨案，無日不聞。臣蒞任後，嚴拏著匪百數十，立置重典，搶刦之風稍戢。所謂嘉義新彰交界匪徒，究其蹤跡，無非乘亂竊發，搶刦民財。其人無業無糧，又於清丈何與？惟彰化逆匪圍城，謂因清賦激變，不爲無因。但係

紳激民變，非激自官。臣已將逆紳施家珍等挾仇謀逆等情具奏在案。如果官激民變，宜乎合縣皆變矣。何以抗糧只鹿港一堡？會盟圍城，又只鹿港附近數十村莊？其餘各堡，匪特無變，如田產最多之紳士道員林朝棟，尙且力解城圍，不遺餘力。然此或謂臣委用，不能不仰助官軍。郎中蔡占鼈，彰化第一巨富也，幫同解散脅從，拏匪首蔡芳正法。世職洪磐安、訓導楊春華等亦各帶練助剿。豈清丈獨苛於鹿港一隅耶？

言者又謂：委員實未丈量，不過意爲科派。單內賦額，官司可輕重。富者幾罄其家。彰化一鄉盡逃，臺南尤甚。是以升科經久之規，加爲官吏勒派之罪。不知清丈圖冊可憑，原契可驗，非將分數、坵段、壤則、戶名，逐一清查，單不能填，賦何由定？若謂隨意科派，轉瞬上下忙，例限綦嚴，縱能欺飾於目前，豈能彌縫於日後？十三年十月，臣已片陳各屬田畝溢額概免究追，由藩司發給丈單爲執業之據，仿照江蘇等省，酌收丈費每畝不及二百文，以償經費。各屬清丈給單，業將竣事，不料嘉義、鳳山兩縣貽誤事機。先據清賦局司道詳請二縣先徵新糧，緩收丈費。又值本年夏秋，臺地穀遭蟲毀，臣卽奏明丈費一律緩收，已繳者准抵新糧，以昭公允。丈費微末，就令照舊抽收，何至罄富民家產？卽尋常小戶，亦何至棄田而逃？既謂一鄉盡逃，何又聚數千衆圍攻縣城，脅令縣官焚燒丈冊？若謂臺南尤甚，臺北單糧收數最多，追呼更急，何又不肯逃亡？

清丈田畝，本未易言。臺灣民情，尤爲難辦。自隸版圖，田賦從未清理。臺南糧

賦，皆沿鄭氏成規。上則田每甲徵供粟至八石八斗，每石折收洋銀二圓，其餘徵粟、徵銀，參差不一。兵屯、民畝，輕重懸殊。南北新闢田園，有大租、隘租、番租、香燈租、通事口糧，無非土豪私納之名目。此次一律清丈，仿照同安下沙則升科，計上則田每甲僅完銀四圓零，於臺南固大為輕減，即臺北亦有減無增。其大租等項，初由紳士認墾收租，毫無資本，名為代完正供，其實並無完納。數十年來，官不清查，輾轉紛紜，竟成世業。臣猶恐此次就田問賦，業戶完糧，大租無着，飭令臺北府縣商同紳士，折中定議，就大租酌扣四成，貼業戶完糧，餘仍照納。業戶既免向隅之弊，更無虧累之虞。大租應完正供，無從推託。以故紳民鼓舞，上下翕然。綜計全年賦額溢出四十萬，而民不勞。豈有他哉？減重賦之糧，受惠者咸存餘粟；徵無糧之地，執業者永杜爭端。此清丈之實在情形也。

若云請款，臣到臺即遭法亂，庫局一空，購礮買鎗，日不暇給；曾蒙戶部撥銀六十萬，此外未嘗乞求。卽閩省歲協四十四萬，且奏請五年為限，限滿卽無協濟分文。往者人，開山撫番，修築礮臺，辦理清丈，建造城衙、廟宇，安設水陸電線，建製造局，買鎗礮，購機器，造鐵路，置輪船，前後相衝，是否虛糜，無待微臣自白。

若云用人，臣以武職忝任危疆，未嫻吏治，用人難、知人尤難，惟是有功立賞，有

罪立罰，不懷成見，不徇偏私而已。臣之所用，如羅建祥、李嘉棠、吳元韜、陳燦，皆嘗稱薦其才，一旦同時獲咎，不能因人多而減去之，亦不能因埤南、彰化滋事之後而諱飾之。倘所効者謂任用非人，所保者謂邀功欺飾，必且旁皇瞻顧，冀逭人言。後將何以用人？何以辦事？

所陳各節，有無虛偽，天下自有公評。臺灣一海外孤島耳，自改設行省以來，用項較前倍繁，協餉較前轉絀。若坐安簡陋，何以自強？若拘守例章，何以自保？舉凡撫墾以廣幅員，清丈以裕供賦，整頓釐稅，裁汰陋規，臣所以竭力圖維、任勞任怨者，無非就地籌款，爲國家建遠大之謨。成效既彰，後便不必仰資鄰省。顧利之所在，人有同情。苟有裨於公家，卽不能無損於私橐。謗書所自，臣固逆知其然，徒以區區血性，苟利於國，死生以之。自問無慙，謠諑抑何能恤？天下大事，言易行難。當局苦衷，安能求諒於局外？幸荷聖明開誠訓誡，不敢不詳悉上陳。除臺省缺員應否揀發、另片具奏外，理合遵旨據實覆陳，伏惟聖鑒。

光緒十五年二月十二日奉硃批：覽奏均悉。覆陳各節，均屬明晰。敘述現辦情形，亦尙覈實。該撫嗣後務當實力圖功，虛心集益，固不必顧恤浮言，亦不可固執成見。慎終如始，用副委任。勉之！欽此。

臺灣暫難改省摺（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十月十九日准兵部咨：九月初五日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環等奏稱，臺灣要區，宜有大員駐紮。臺灣爲南洋門戶，關係緊要，自應因時變通，以資控制。着將福建巡撫改爲臺灣巡撫，常川駐紮。福建巡撫卽着閩浙總督兼管。一切改設事宜，該督撫詳籌奏辦。欽此』。臣查臺灣一島，孤懸海外，爲南洋門戶要樞，誠如聖諭關係緊要，自應因時變通，改設巡撫，以資控制。惟微臣到臺年餘，情形稍悉，此中奧曲，不得不瀝陳於聖主之前。

臺灣所出財賦，較之貴州、新疆則有餘，惟沿海八縣之地，番居其六，民居其四，重洋遠隔，倚傍一空，猝有難端，全恃閩疆爲根本，聲氣聯絡，痛癢相關，以助孤危之境。上年法人之亂，督臣楊昌濬未到之時、何璟罷官之際，前藩司沈保靖尙能力籌接濟，以救艱危，誠以本省受兵，義難辭却。卽沿海州縣，文報往來，尙通聲氣，亦以地歸本省，不敢膜視其間。若改設臺灣巡撫，與閩省劃界分疆，卽督臣顧全大局，一視同仁，司道以下，畛域分明，勢必不相關顧。卽以餉論，以後仍須閩省照常接濟，方能養兵辦防。現在籌餉艱難，除不得不用之費，萬難減省，以誤要需；其稍可緩減者，卽須力求撙節，惟視事之緩急輕重，次第分籌。臣前陳善後摺，以辦防、練兵、清賦、撫番爲

急圖。現既詔設臺灣巡撫，必先漸撫生番，清除內患，擴疆招墾，廣布耕民，方足自成一省。

臣查臺番與雲貴苗民、甘肅番回迥異。臺番不相統屬，各社所佔膏腴之地，高山宜茶，平地宜穀，一旦教之耕種，皆成富區。從前撫番，虛糜鉅款，皆由舉辦未能認真。一撫就降，遂若無事。臺南降番甚衆，仇殺依然，聲氣仍歸隔絕。以臣度之，若認真招撫，示以恩威，五年之間，全臺生番，計可盡行歸化。然後再籌分省，土地既廣，財賦自充，庶可無勞內地。刻下外辦防務，內撫生番，鉅款難籌，時形竭蹶。一經改設巡撫，省城必建彰化縣北適中之地。前撫臣岑毓英察勘，形勢昭然。核計建造城垣、衙署、廟宇之需，又非百萬不可。臣目疾沉重，業經奏乞假歸，如蒙恩准，無論何人接替，若外辦防務，內辦清賦、撫番，又造城垣、衙署，萬端草創，縱使經費有着，亦恐才力難支。

但臺灣重地，經醇親王等統籌全局，冀保海疆，自應派大員駐紮。似可仿照江寧、江蘇規制，添設藩司一員，巡撫以臺灣爲行臺，一切規模無須更動。全臺兵政吏治，由巡撫主持，內地由總督兼管。如此分而不分，不合而合，一俟全番歸化，再行改省，以重巖疆。既可寬此數年，從容籌辦，目下又可節省鉅款，騰出資財撫番、設防，先其所急。此臣審度事勢，擬從緩設巡撫之大略也。如蒙採擇，應請飭令王大臣等公同議奏，

以期萬全。

至臺灣防務要需，業經片請籌撥存洋款。核計設防餉項，惟仗閩省協籌，應請旨飭令將軍古尼音布、督臣楊昌濬自十二年正月起，月由廈門海關協濟餉銀三萬兩，每年協濟銀三十六萬，俟三、五年後臺事有成，或減或停，再行核議。是否有當，伏候聖裁。

奉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諭：據劉銘傳奏籌度臺灣情形暫難改省，又據楊昌濬奏籌議臺灣改設事宜請添設藩司各一摺，臺灣爲南洋門戶，業經欽奉懿旨，將福建巡撫改爲臺灣巡撫，劉銘傳所稱從緩改設，着毋庸議。楊昌濬所奏，添設臺北道不如添設藩司，爲因地制宜起見，自可准行。惟此次該督所奏尙係大概情形，所有一切應辦事宜，均未籌商定妥。臺灣雖設行省，必須福建聯成一氣，如甘肅、新疆之制，庶可內外相維。着楊昌濬、劉銘傳詳細會商，奏明辦理。欽此。

洋商子口半稅應聲明約章劃清界限摺（光緒十四年三月初三日奉北府發）

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准北洋大臣李鴻章電開：辦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報諒旨：「臺灣爲通商口岸，洋商向不抽釐，既經該使臣等別次據約擬請，着將抽收洋商釐金一事，即行停止。兩該省應如何徵收落地稅釐，另行政該辦理。欽此」。伏查臺灣停止舶貿釐金

劉壯肅公奏議卷四

撫番略

剿撫滋事生番現經歸化摺（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臺北府發）

竊據彰化、新竹交界罩蘭莊地方生員詹景星等聯名數十莊稟稱：莊地逼近番巢，出入居民，時遭慘殺；歷年既久，指數無從，以近事計之，自上年八月至今年九月，一歲間被割去男女頭顱二十八級，槍斃四人，不堪擾虐，懇請派營堵剿。並據道員林朝棟詳同前情。又據淡水縣屈尺莊董事劉夙夜等稟稱：淡屬拳山堡、大溪一帶，迫近內山，生番出沒無常；前有墾民自備資斧募勇守隘，近因經費不給，隘勇遣散，番遂不時出山，耕作居民，橫遭殺戮，計本年正月至今，被殺男婦十二人，本月十九日復殺二人，居民相率移避，田園盡荒；懇請派兵剿撫，以衛民生等情前來。

臣查屈尺莊在淡水東南，離城只三十里，該處生番八社，男婦不過八百餘人，總目馬來，號稱驚桀，曾經前撫臣岑毓英招撫未成。此次臣派令劉朝祐於本月十七日帶領親兵百人，會同近莊紳士候選縣丞李秉鈞、訓導劉廷玉先往屈尺察看地勢番情；隨飭譯人

入山勸諭馬來就撫，否則定於二十日派兵攻剿。馬來聞臣効治副將潘高陞，謂其不袒官兵以虐番也，則大喜；十九日親至屈尺莊求撫。所有八社番丁，皆願薙髮歸化。臣復令淡水縣知縣李嘉棠馳赴屈尺，會同劉朝祐妥爲收撫，議定規章十條。每社頭目派爲社丁，月給勇糧，其總目馬來，月給口糧銀六兩，按月親至淡水縣署領取，藉通聲氣。八社頭目，各選子弟一人至城讀書。生番地界，各歸各業，不許軍民侵佔。現已陸續來營薙髮矣。將來八社歸化之後，其附近南路生番，再能招撫，遂可逕達宜蘭，不虞橫隔。惟內山番地，自三月至九月，烟瘴過重，不利用兵，卽臺地土人，亦不敢久住。臣現飭劉朝祐督帶張李成土勇一營，趁此隆冬，造橋開路，先通馬來八社，徐圖入山，相機辦理，但求成效，不計近功。此淡水東南生番歸化之情形也。

查罩蘭莊爲新、彰交界僻地，距後壠海口三十餘里。東南一帶，全係生番。新設埔裏社繞在生番之後，中隔百餘里。該地番社較多，人亦悍甚，時出殺人滋事。臣因道員林朝棟家居隣近，熟悉番情，當同面商剿撫之策。該道性情豪俠，不避艱苦，力任其難。議將所部土勇千人，撥留一半駐防新竹、後壠兩處海口，該道自帶一營駐紮罩蘭莊，並派新竹紳士道員林汝梅會同前往，相機勦撫。如有戰事，卽令駐防彰化總兵柳泰和楚勇三營出隊助勦。先令譯人入社勸導，如肯就撫，卽無須用兵。別檄副將周鳴聲帶練兵

一營屯紮埔裏社。周鳴聲率兵到防，林朝棟甫經撥隊。據周鳴聲十月初三日稟報：該營自到埔裏社後，見生番出山殺人，因令譯人前往勸諭，旋據沙里興等七社頭目開具男女清冊九百八十餘人，至營乞撫，請薙髮爲民等情，請示前來。臣查生番爲虐，不難招撫，要在招撫之後，聲氣不相隔絕，地方官撫馭得宜，教之耕耘，使饒衣食，方可無虞反覆，不致虛擲餉需。已令周鳴聲會同埔裏社通判加意撫綏，壹是章程，卽照馬來八社辦理。

查臺灣向有撫番經費，由臺灣道在屯租項下撥給。如將來番撫日多，用費日鉅，臣擬將屯兵一項酌量裁減，以濟實用，即可無須另籌經費。除俟林朝棟所部勦撫如何，再行續奏外，謹將生番滋事，經派兵勦撫，現已歸化各緣由，繕摺具陳。

剿撫生番歸化請獎官紳摺（十二年四月十八日臺北府發）

竊臣於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會同署提臣孫開華奏陳生番滋事派營剿撫並歸化情形一摺，奉旨：『覽奏撫番情形已悉。着督飭官紳次第妥爲開導，遇事持平辦理，以期日久相安。餘依議行。欽此』等因。仰見聖恩浩蕩，訓示周詳，莫名欽佩。

方馬來八社之就撫也，臣卽飭劉朝祐開山闢石碇路百餘里，自馬來通至宜蘭。上年十二月，已一律竣工。馬來就撫之後，極奉約束，惟淡水東南大科崁、三角湧，新竹境

之鹽菜甕一帶，生番仍出殺居民，疊經該處紳民請兵防剿。臣查鹽菜甕、大科崁離城六七十里，三角湧離城三十五里，距城皆邇，烏可任番殺掠，以苦吾民？自應剿撫，以安民命。惟大科崁一帶，久號悍強，屢次招撫，皆不聽命。該處紳士武舉黃希文與福建典史陸陳謙稟請，願自備糧餉，各率士勇數十人前爲鄉導。臣於本年正月十三日派令劉朝祐率所部四營，復令駐防滬尾張廣居一營，各出八成隊伍，開赴大科崁，相機剿撫。旋據劉朝祐稟稱：十五日率隊進紮頭寮，即有大科崁東北十三社番目馬來猶力等來營乞撫，當令薙髮，給予衣袴；惟東南竹頭角、貓裏翁等社獨集衆番共謀抵禦。十三日，劉朝祐進兵南雅，生番百餘人方守隘口，因令提督唐仁元等迎敵，並令營官尤福聚、張廣居分左右夾擊，番卽大奔。劉朝祐當飭諸營駐紮南雅，與番社隔河而軍。適值連日大雨，河水陡漲，各營莫前，乃用礮遙擊竹頭角，以震懾之。五社大懼，諸番目泗水乞降，而貓裏翁八社抗拒如故。屢經陸陳謙、黃希文各選譯人反覆開導，不肯就撫。劉朝祐擬俟開霽渡河，忽染瘴氣，吐瀉交作，病甚沉重。臣聞報，急於二月初三日親至大科崁督勦。適署臺灣鎮章高元來見。初四日臣乃督同唐仁元、尤福聚、趙宗連等三營過河，由東路入，令章高元督同張廣居、黃宗河兩營由西路入，陸陳謙、黃希文各率土勇二十人前驅關道。是夜二鼓，番目流明姑篤率番百餘人前來刦營，當經唐仁元率隊擊敗。初五日，兩軍除道，並集貓裏翁社，踞山開礮，各社懼而奔逃。臣復令竹頭角番目勸令來降，可

無禍患。初六日，貓裏翁各社頭目乃至營乞降。流明姑篤素性兇悍，殺人獨多，懼不敢出，乃邀集馬武督諸社自鹽菜甕乞降。初，臣到大科塢時，已別檄新竹縣知縣方祖蔭會同遊擊袁紹從、都司張李成各率所部一營馳赴鹽菜甕，乘勢招撫。及是，貓裏翁番社勢蹙乞降，所有三角湧、鹽菜甕、南連、大湖六十餘社，咸悚懼輸誠，一律就撫。諸番既定，乃於初九日馳還府城，以黃宗河土勇一營駐防南雅，別令唐仁元代統劉朝祐一軍，修造石營，以圖久駐。內山煙瘴，夏令尤甚，臣慮將士久淹生病，特檄唐仁元歸防休息。忽接三角湧並屈尺各局紳先後稟報：三角湧附近之紫微坑，於本月中旬，不知何處生番殺害六人；屈尺馬來境內，亦殺害兩人。查據降番馬來瓦丹帶麼等稱：紫微坑所殺六人，係竹家山生番，屈尺所殺兩人係加九岸生番，並能指出名字，懇兵剿撫，且願爲鄉導，免其再來伺殺等語。臣當飭唐仁元自三角湧進兵。該處山路絕險，約五十餘里至竹家山，又五十餘里至加九岸。加九岸地近宜蘭，距臺北府城一百五十餘里，萬山壁立，番社獨多，鳥道蠶叢，茫無人徑。唐仁元督驅兵勇，踰越險阻，並令紳士陳玖英率領民夫，幫同開道，十餘日始抵竹家山。番目舌擺鶴等率同八社男女千餘人，及白鴨尾社總番目馬來瓦絲蕊、石撫老社番目有干撫倫等，率衆乞降。乃開道抵加九岸，番目馬來詩徵等聞大兵深入，亦率九社番目么詣拂咱等懇隨降番馬來帶同乞撫。二番既順，臣始飭唐仁元整隊歸防。此北路冬夏以來開山剿撫之情形也。

中路林朝棟駐兵罩蘭，據報：十月十七日，附近之武榮社兇番出哨銃殺民夫劉阿古等數人，並率番衆數百人截斷水源，修築銃櫃，以圖抗拒。林朝棟於十一月初二日飭令哨官蘇益元、莊啓川等潛入東勢角，繞出武榮社之後，自督本營直逼武榮社，開礮轟擊。蘇益元等繞至東勢角、上新莊，武榮社暨老屋峨社諸番目均懼懼乞降，內有强悍之司馬限、馬那邦等十餘社，亦先後就撫。尙有帶目禾、蘆翁等二十餘社，處萬山之中，路絕艱險，自度大軍難入，負嵎抵禦。臣見林朝棟兵力過單，當檄駐防彰化柳泰和一軍出隊助剿。柳泰和到後，卽會同林朝棟飭降番眉熟麻風馳往勸諭，番目油格自恃盤踞於危崖邃谷之間，不肯就撫，並阻扼蘇魯、馬那邦二社來降。惟該社小頭目蘇筆祿率番丁三十餘人來營乞撫。林朝棟復諭蘇筆祿開導油格。十一月三十日，蘇筆祿率番目善阿月到營稟報：油格畏軍威逃遁，巢穴已墟，其餘鄰社俱願就撫。亦卽先後來營薙髮，所有罩蘭一帶番社，全行就撫。十二月初六日，林朝棟又據新竹之大湖地方莊民金協和等稟稱：該社與番毗鄰，疊遭酷虐，十一月初九日，兇番四十餘人突燬枋寮莊民宅，鎗傷三人，越一日，復燬三叉莊宅，又五日夜半，火刦八雁莊，又三日，攻刦枋寮。急求官軍防剿等情。林朝棟當同柳泰和自罩蘭關道四十里以達大湖，西通後壠。廿六日，林朝棟等稟稱：師行至大坪，方開道築營，大湖近地，卽有蘇武落社番到營就撫，已令營官林機會率勇二百，合蘇武番目招撫大湖。十三日，下樓、八卦力、大木淮諸社番復來營乞撫。

二月初三日，林朝棟、柳泰和復申報兩軍已紮大湖，築營於田寮，當有北港、下樓仔等七社番相率歸順。內有大南勢、小南勢及武城菓諸番強鷺，不肯受撫，當飭老屋峨社副目眉熟往諭。未幾，武城菓、打撈淮席兩社番均詣營薙髮，遂命打撈淮席爲鄉導，招撫餘社。初六日，打撈淮席率出流明卑、乃薄伏諸社來營薙髮。大湖之大南勢番衆悉歸，惟小南勢、雪博學、油叭蓋諸社未下。林朝棟、柳泰和乃率所部伐木開道七寮山，置礮山巔，遙擊其社。是夜，風雨昏黑，雪博學屢率番衆前來刦營，殺斃開路民夫五人。經林朝棟、柳泰和率隊擊敗，雪博學棄巢以遁。十六日，副目瓦丹率男婦乞降。大湖一帶番社畢下。林朝棟復令營弁合降番遠探至玉山，無一番社，遂派都司鄭有勤率勇自大湖北入獅潭、南浦一帶，招撫諸社，與鹽菜甕相接。所有彰、新兩縣前山番社，一律歸化。此中路冬夏以來開山剿撫之情形也。

南路自土匪橫行嘉義，道路不通，臣飭署臺灣鎮章高元專壁嘉防，任剿土匪。由該鎮撥派副將周鳴聲率練兵一營屯紮埔裏社，招撫諸番社。疊據周鳴聲及埔裏社通判林桂芬先後稟報：自冬至夏，該處東至後山花蓮港，西抵罩蘭諸番社，經遣派舌人逐社開導，就撫者凡六十餘社，未煩一兵。又據駐紮後山統領副將張兆連稟稱：該軍分防恒春、埤南、花蓮港一帶，地亘數百里，自奉檄撫番開導，諸酋先後就撫，一百七十二社均經薙髮歸順。其在深山未降番社尙多，稟請派兵嘉義，開道直達埤南，兩面夾撫。且稱此

路開通，達埤南纔五、六日程，可免自恆春盤繞數百里。臣考地圖，見其所議極是，遂於二月二十八日檄飭駐防安平記名提督楊金龍、署臺灣鎮章高元兩軍，各出七成隊伍，於三月初旬，自嘉義進兵。先期經嘉義知縣羅建祥令墾戶葉陽春馳赴前山大南勢諸番勸諭歸化。羅建祥又親往招撫。所有上下八社社長阿巴里等一千七百餘人，咸薙髮歸化。章高元、楊金龍於三月十八日由後大埔開道設橋梁，招撫未降番社，並用降番二十人作為鄉導。惟師行過雁裏溪、八潼關等處，實屬險阻，入夏之後，溪漲輒經旬不落。八潼既過，兩軍方可與張兆連所部聯絡。臣已諭飭該統領等步步穩慎，妥商辦理，不求近功。此南路冬夏以來開山剿撫之情形也。

臣查臺灣生番，橫亘南北七百餘里，盡佔腹心之地，犬牙錯處，無一不與民地為隣，歲殺居民至千餘人之多，匪盜藉番地以為巢，聚衆搶刦，土豪藉防番以斂費，養勇抗官，官令不行，民糧紛擾，絕海瘴厲之鄉，官如傳舍，相率苟安，生番殺人，視如未覩。臣忝膺斯土，謬領重兵，紳民訴番兇虐，民生不聊，安忍漠焉恕置？綜覽全臺形勢，如人之一身，生番橫亘胸腹，四肢血脉不通，呼吸不靈，百病叢作。當此強隣迭伺，一島孤懸，內患不除，何由禦外？故前船政大臣沈葆楨創議開山撫番，識量宏遠，駐臺未久，遽任兩江。臣渡臺以來，卽奏請以辦防、清賦、撫番為急務。辦防、清賦，尙易舉行，惟剿撫諸番，官紳輒多疑憚，或謂番情反覆，叛服無常，或謂山險難通，告戒無日。

。且歷年開山撫番，虛糜鉅款，久無實效，覆轍何爲。臣與前貴州藩司沈應奎、道員林朝棟力排衆論，一意經營，所恃不增一兵，不增一餉，縱無成效，抑復何傷？今幸仰賴天威，半歲之間，招撫四百餘社，薙頭歸化，逾七萬人。前山舊墾田地二萬畝，畏番棄置，灌莽塞途，現已重新墾熟，既可開疆設縣，爲國家久大之謀，又可建營分屯，杜民番仇殺之禍，所裨於臺灣全局，實大且深。所贖後山生番，居處零落，約計不過十萬人；現在夏氣炎蒸，內山瘴氣過重，將士多病，未便興師。臣已檄飭於四月底俱回防營休息，秋冬之際，再行分路入山。

查光緒元年，沈葆楨派兵剿服獅頭等社，目見將士勞苦，地入窮荒，請將員弁官紳給獎；前督臣何璟派令署提臣孫開華、臺灣鎮吳光亮攻剿後山各番，將士亦請優獎；俱蒙恩准施行。臣於檄調諸將開山之際，卽三令五申，不准誑殺焚擄，捏報戰功。實有戰功，或異常勞績，方准請獎。惟林朝棟、劉朝祐兩軍，自冬至夏，披荆斬棘，鑿石開山，顛踣於懸崖煙瘴之中，屢戰於風雨昏茫之際，艱危萬狀，勞苦功高。提督劉朝祐因病假歸，無庸給獎。選用道世襲騎都尉林朝棟、頭品頂戴升用提督陝甘遇缺簡放總兵柳泰和，始終勤奮，艱苦異常，均請賞給勇號。林朝棟並請賞加三品銜。記名簡放總兵彭勇巴圖魯唐仁元，擬請以提督交軍機處記名，遇總兵缺出，先行請旨簡放。記名提督輯勇巴圖魯尤聚福，擬請賞給一品封典。兩江補用參將張廣居，擬請免補參將，以副將仍留

原省儘先補用。福建候補典史陸陳謙，擬請以縣丞仍留福建補用。武舉黃希文，擬請以守備補用。六品軍功陳玖英，擬請賞給五品藍翎。其餘出力將士，擬俟全番一律歸化，再行擇尤請獎。

光緒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奉上諭：劉銘傳奏各路生番歸化請將開山剿撫尤爲出力官紳懇恩給獎一摺，上年冬間，臺灣生番滋事，經劉銘傳督飭官軍分路剿辦，並派員赴各社反覆開導，該番等懾於兵威，率衆就撫，現已招撫四百餘社，歸化七萬餘人，辦理尙爲妥速；劉銘傳調度有方，深堪嘉尙。劉朝祐、章高元隨同辦理剿撫事宜，頗資得力，該二員均着交部從優議叙。其餘出力員弁官紳，不無微勞足錄，自應量予獎勵。道員林朝棟，着賞給勁勇巴圖魯名號，並加三品銜。總兵柳泰和，著賞給健勇巴圖魯名號。唐仁元着以提督交軍機處記名，並遇有總兵缺出，先行請旨簡放。提督尤福聚，着賞給一品封典。參將張廣居，着免補參將，以副將仍留原省儘先補用。典史陸陳謙，着以縣丞仍留福建補用。武舉黃希文，着以守備補用。軍功陳玖英，着賞給五品藍翎。另片奏前藩司沈應奎贊助撫番，籌畫經費，異常出力，請逾格恩施等語，沈應奎着賞還原銜花翎。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劉壯肅公議奏卷五

設防略

遵籌澎防請飭部撥款摺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奉上諭：『前有旨將福建巡撫改爲臺灣巡撫，一切改設事宜，令該督撫詳籌議奏。臺南北地輿袤延甚遠，以形勢而論，臺北各海口尤爲緊要。原議臺灣道一員遠駐南臺，深慮難以兼顧，且巡撫常川駐紮，一切錢穀、刑名事宜，必須分員管理，各專責成；否則於臺灣道之外添設臺北道一員。着楊昌濬、劉銘傳悉心會商，妥議具奏。澎湖爲由閩赴臺要隘，扼紮勁旅，認真操練，方足以資緩急。該處地方，若由臺灣巡撫管轄控制，自更得宜。並着詳細議奏。其餘未盡事宜，該督撫如有所見，務當明晰敷陳，以備採擇。欽此』。遵旨寄信前來等因到臣。除臺北道如何添設，另行籌議會奏外，當卽咨商臣楊昌濬，澎湖防務如何籌辦，將才難得，能否由閩省布置。旋准楊昌濬咨覆：澎湖防務，仍歸臺灣籌辦等因。

臣查澎湖一島，特立孤懸，不獨左右閩、臺，亦南北洋緊要關鍵，誠如聖慮，必須扼紮勁旅，認真操練，方足以資緩急。其地媽宮港口，船塢天然，如內泊兵輪，外築礮

臺，布置得宜，苟堪固守。惟地皆沙石，修築礮臺，黃土皆須由別島購裝，需費較鉅。且練兵、購器、築臺等事，若無健將操法嚴明，通曉外洋槍礮，守禦仍恐難資。查有記名提督吳宏洛，素守吳淞海口礮臺，嗣在廣東歷辦海防，十一年六月經臣派往澎湖察勘，所論水陸險要，明切無遺。宏洛隨臣日久，曉暢戎機，臨敵身先，驍勇敢戰，講求操練，深悉外洋火器精微，若令駐守澎湖，督軍布署，必能措理裕如。惟其人弟兄俱沒，母老多病，年近八旬，上年七月，假歸合肥原籍省親，疊求終養，情詞懇切，令人惻然。臣勉以移孝作忠，專弁函招募勇來臺相助。現在署提臣孫開華奉旨開去幫辦一差，仍同提督署任，所部楚勇一千八百人，二月底卽行內渡。臣令吳宏洛仍招所部將弁，選募淮北勇丁一千八百人，尅日來臺，辦理澎防，以固海疆重地。

惟辦防必先購礮，否則雖有堅臺勁旅，亦屬虛名。上年十月臣曾附奏請撥洋款一百萬兩，現准部議：『洋款僅剩六十萬，已撥歸海軍衙門，劉銘傳所請動撥百萬兩一節，應無庸議。惟現在海防雖撤，澎湖防務，仍應竭力經營，爲未雨綢繆之計。該撫親勘形勢，籌畫固甚周詳，督撫有兼理糧餉之責，一切布置，當量入爲出，爲久遠之圖，毋使半途匱乏，致隳前功。臺灣富庶之區，非新疆可比，從前辦理不得其人，入款肆其侵吞，出款滋爲冒濫，以致入不敷出，竭蹶異常；今旣改設巡撫，則一切政令皆所專持，應請飭下該撫臣竭力整頓，務將從前弊政概絕根株，總期收款涓滴歸公，用款絲毫無濫，

量入爲出，每年撙節若干，另款存儲，集有成數，再將澎湖及各處礮臺次第興建，以期款足應用，事無中止』等因。查洋款僅存六十萬兩，已歸海軍衙門，臣處無從請撥。惟臺灣一島，久爲外人所窺，朝廷視爲重地，改設巡撫，無非保固疆疆。臣忝膺斯土，恨不能倍日經營，誠如部議『從前辦理不得其人，入款侵吞，出款冒濫』，往事已不可追，今須百廢俱興，事事草創，如開山、招墾、建省、設官，皆目前急務，均非巨款不行。臣前奏請暫緩分疆，亦慮經費無着。惟辦防以禦外侮，撫番以清內患，清賦以裕餉需，此三事均爲急不可緩。臣現竭力經營，期於必濟。查前兩江督臣沈葆楨、前福建撫臣丁日昌等，先後於臺灣撫番、開山一事，動需數十萬，每剿一社，調兵十餘營。臣於撫番重務，未增一餉一兵，惟與沈應奎、陳鳴志嚴裁冗費，收劉璈冒濫之餘，清查隘租，奪土豪侵漁之利，慘澹經營，兵不血刃，全臺生番已撫十分之三，將來愈撫愈多，雖經費難資，尙可就地籌畫。惟辦防一事，尤爲臺灣最重最急之需。

上年法兵退後，臣卽飭各員趕造基、滬礮臺，並與洋商議購三十一尊後門巨礮。始據上海洋行開價八十餘萬兩；嗣經滬尾領事並稅務司電商英礮廠，往返磋商，減至六十五萬；現經旗昌包辦，復減三萬有奇，並將礮位運至臺灣，不支運費，花洋不折，又可減銀十萬兩，急須定議給價。方今法事粗安，臣何爲汲汲至此？誠慮疆場之事，瞬息萬端，必有備乃可言戰，必能戰乃可言和。泰西各國，慎固邦交，不輕言戰，而精圖戰備

，旦夕不遑，無不儼臨大敵，故能保持歐局，邊圉無驚。若外患稍定，忘戰諱兵，猝有難端，何以自保？此微臣中夜旁皇，不能自己者也。今部議飭臣量入爲出，每年撙節，另款存儲，俟集有成數，再將各礮臺次第興築；在部臣因餉需支絀，不得已請置緩圖。查全臺每年入款，從前只九十餘萬，現經臣逐處清釐，約增銀洋十餘萬。防軍三十五營，月餉並輪船製造各費，每年需銀百五十餘萬。此次督臣楊昌濬到臺，議由閩省每年協銀二十四萬，仍由閩關協濟銀二十萬，合計不足百五十萬，勉支全臺兵餉雜款，安能撙節盈餘？朝廷之設海軍，購買兵船，原爲慎固海防起見，澎湖當南北洋關鍵，閩臺要樞，凡有心時事者，無不以該處設防，至重且急。若不及時辦防，一有兵爭，倉皇束手，前車覆轍，能不寒心。即使經費有資，該處臺工浩大，非兩年不能完工。若俟撙節存儲舉辦，更將何日？事關軍國大計，臣若畏難苟安，就此徘徊謾宕，將海疆第一要隘，棄等石田，微特外國垂涎，觀此更將睥睨，一旦外人襲踞，臺何以存？臺若不存，萬里海疆，豈能安枕？臣深憂大局，正自無可如何，適督臣楊昌濬察勘澎湖形勢到臺，臣往會商三日，督臣老於軍務，洞悉戎機，深以澎防爲急。明知閩餉奇絀，然一片公忠懇摯，慨允回省力籌。惟臣購礮辦防，急需銀八十萬兩，閩籌有着，尙可次第撥給。否則，惟有仰懇天恩，飭部另籌撥給，以濟需要。無任急切待命之至。

三月二十四日軍機大臣奉旨：戶部速議具奏，欽此。

再臣恭奉上諭：『澎湖爲由閩赴臺要隘，扼紮勁旅，認真操練，方足以資緩急。該處地方，若由臺灣巡撫管轄控制，自更得宜。並着詳細議奏。其餘未盡事宜，該督撫如有所見，務當明晰敷陳，以備採擇。欽此』。仰見聖慮周詳，虛懷下問，欽佩莫名。

臣查澎湖本設副將一員，從前防務歸廳協會辦，海疆有事，既請命於鎮、道，復受制於通判，牽掣既多，安能有濟？若歸統兵將領辦理，副將既成虛設，主客恐難相安。現當海上多事之秋，今昔情形迥異，澎處閩臺樞紐，似非特設重鎮，不足以保危疆。督臣楊昌濬久歷戎行，與臣不謀而合。據云擬將澎湖副將與海壇鎮對調，各就現時兵弁，略爲變通，不增額兵，尙不至多所勞費。將來海上有事，聲援隔絕之際，稍可自持。防務雖歸臣籌辦，仍歸督臣管轄，所需糧餉軍火，有事必須閩、臺共濟，不分畛域，方足以保孤危。如蒙採納，請飭下楊昌濬妥議具陳。

光緒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劉銘傳奏澎湖爲閩、臺門戶，非特設重鎮，不足以資守禦。楊昌濬與該撫意見相同，擬將澎湖副將與海壇鎮對調，仍歸總督管轄等語，卽着楊昌濬、劉銘傳會同籌議具奏。閩、臺防務，關繫緊要，該督等商辦一切，務當和衷共濟，不分畛域，力顧大局。上年諭令該督等會議臺灣改設各事宜，並着一併妥速議奏，毋稍遲延。欽此。

遵議臺灣建省事宜摺（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竊照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等遵籌海防善後事宜摺內，奏稱臺灣要區，宜有大員駐紮等語，臺灣爲南洋門戶，關係緊要，自應因時變通，以資控制，着將福建巡撫改爲臺灣巡撫，常川駐紮，福建巡撫事卽着閩浙總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設事宜，該督撫詳細籌議奏明辦理。欽此』。又於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奉上諭：『臺南北地輿袤延甚遠，以形勢而論，臺北各海口尤爲緊要。原設臺灣道一員，遠駐臺南，深慮難以兼顧，且巡撫常川駐紮，一切錢穀刑名事宜，必須分員管理，各專責成，應否於臺灣道之外添設臺北道一員，着楊昌濬、劉銘傳悉心會商，妥議具奏等因欽此』。欽遵經臣等各將籌度情形，先後復奏。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諭：『楊昌濬所奏添設臺北道不如添藩司，係爲因地制宜起見，自可准行。臺灣雖設行省，必須與福建聯成一氣，如甘肅、新疆之制，庶可內外相維。着詳細會商奏明辦理』。復於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劉銘傳奏澎湖爲閩臺門戶，非特設重鎮，不足以資守禦。楊昌濬與該撫意見相同，擬將澎湖副將與海壇鎮對調，仍歸總督等管轄等語。卽着楊昌濬、劉銘傳會同籌議具奏。閩臺防務關繫緊要，該督等商辦一切，務當和衷共濟，不分畛域，力顧大局。上年諭令該督等會議臺灣改設各事宜，並着一併妥速議

奏，毋稍遲延等因欽此』。仰見皇太后、皇上垂念海疆，諄諄訓誠之至意。臣等忝膺重寄，目擊時艱，何敢不竭力籌維，和衷商榷，以期事歸盡善，仰慰宸廑？除往返函牘不計外，臣昌濬於二月間渡臺，臣銘傳四月間復渡閩，詳細面商。查臺灣爲南洋門戶，七省藩籬，奉旨改設巡撫，外資控制，內杜覬覦，實爲保固海疆至計。惟沿海僅數縣之地，其餘番地尙歸化外，氣局未成，海外孤懸，與新疆情勢迥異。閩、臺本爲一省，今雖分疆劃界，仍須脣齒相依，方可以資臂助。誠應遵旨內外相維，不分畛域，乃能相與有成。茲就省局司道及署臺灣道陳鳴志、總理糧臺前貴州藩司沈應奎籌議條陳，詳加酌核，謹繕清單，恭呈御覽。

方今整飭海防，百廢待舉，加之改設行省，經費浩繁。如澎湖一島，爲閩臺門戶，往來咽喉，購礮築臺，急需銀八十萬兩，迭經臣等奏請敕部指撥。此外製械、設電、添官、分治、招墾、撫番，在在均關緊要，前車可鑒，安能再事因循？至建立省城衙署壇廟各巨工，雖不妨稍從緩辦，然既分省，亦不能不次第接籌。臺地防軍裁撤外，尙存三十五營，分布沿海，周回二千餘里，勢難再減。海外餉需缺乏，卽有譁潰之虞。臣等悉心籌劃，擬由閩海關每年照舊協銀二十萬兩，經臣銘傳咨請署福州將軍古尼音布嗣後由廈關徑撥解臺；至閩省各庫，無論如何，每年協銀二十四萬兩，陸續籌解；並請旨敕下粵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漢五關，每年協濟銀三十六萬兩，共成八十萬兩，以五年

爲期。統計閩省庫、閩海關所協四十四萬，合之臺地歲入百萬兩，專應防軍月餉之需。五關每歲各協銀七萬餘兩，集腋相資，尙屬輕而易舉，臺疆得此鉅款，庶不致盡託空言。惟仍懸朝廷寬以歲時，容臣銘傳分別緩急重輕，次第舉辦。經費支絀，固不能急切圖成，竭力經營，又烏敢遷延坐誤？現已奏明清理田賦，並隨地隨時力求整頓，變私爲公。如三、五年後，能照部議，以臺地之財，供臺地之用，卽當奏請停止協款。一切改設事宜單內，或未經賅載，容臣等續行妥議奏咨，用副國家經畫海疆之至意。

一、臺灣奉旨改設行省，必須與福建聯成一氣，如甘肅、新疆之制，庶可內外相維等因；查新疆新設巡撫關防內稱「甘肅新疆巡撫」，臺灣本隸福建，巡撫應照新疆名曰「福建臺灣巡撫」。凡司道以下各官，考核大計，閩省由總督主政，臺灣由巡撫主政，照舊會銜。巡撫一切賞罰之權，仍巡撫自主，庶可聯成一氣，內外相維，不致明分畛域。又陝甘總督關防內有「兼管甘肅巡撫」字樣，閩浙總督關防應否添鑄「兼管福建巡撫」字樣，恭候欽裁。

一、學政向歸臺灣道兼理，光緒元年曾有議歸巡撫明文，現應查照前議，由道將學政關防文卷呈送巡撫管理。文武鄉闈，援照安徽赴江南彙考之例，仍歸福建應試，中額亦仍舊例。將來生聚日繁，文風日盛，再行酌核增加，奏明辦理。

一、旗后、瀕尾兩海關，向歸將軍管理，近年稅項所徵，均經撥充臺餉。現臺灣既

設行省，兩關均隸臺疆，可否援照浙江之制，改歸巡撫監督，應請敕下福州將軍奏辦。

一、澎湖爲閩臺門戶，須設重鎮，以固要區。擬將澎湖副將與海壇鎮對調，如蒙允，應飭先行互調，以重海防。一切事宜，另行奏辦。

一、新疆以廸化州爲省垣，城署無須建造；臺灣改設行省，必須以彰化中路爲省垣，方可南北兼顧。另造城池衙署，需費浩繁，一時萬難猝辦，所有官制，暫仍舊章，將來添設廳縣，改派營防，再行奏辦。

一、福建巡撫既已改歸臺灣，所有撫一標左右兩營，卽須移歸臺省；惟省垣未定，安置無從，以後遇有空名，無須募補，暫留閩省，仍歸總督兼管，兵餉亦由閩支發；俟臺灣巡撫移住中路，再行調歸臺灣，不願移者聽。

一、臺灣改省之後，應遵旨添設藩司一員，綜核錢糧、兵馬，整頓廳縣各官，並設布庫大使一員，兼經歷事。所有建造衙署、添設印官，百端草創，將來須仿照新疆章程，奉旨後再行會同請簡。

一、臺灣道向兼按察使銜，一切刑名由道審轉，其驛傳事務亦由道兼治，添設司獄一員，毋庸另設臬使；惟會典職官有按司獄、府司獄，無道司獄，應以候補按司獄、府司獄輪流借補。

一、臺灣鹽務，場產不足，半由內地運售，名曰唐鹽。內地長泰、南靖等縣澳引額

定例撥歸臺灣代銷，所徵正溢課釐，雖留臺撥充防費，尙有抵解各款，歸內地鹽務雜支，每屆奏銷，由福建鹽法道彙核造報。各省鹽場引地多行外省，閩臺鹽務分辦，窒礙殊多，應請仍照舊章辦理。

一、臺灣各縣，地輿太廣，最大如彰化、嘉義、淡水、新竹四縣，亟須添官分治。統計四縣，按周圍百里爲城，約可分出四、五廳縣。將來彰化即可改駐首府，另設首縣爲臺灣縣，將臺灣縣改爲安平縣，應俟添設藩司再行酌辦。

一、臺灣煙瘴之地，內地官吏渡臺，咸視爲畏途。向章：曾補臺灣府、廳、縣佐雜等缺，如回內地，即屬調簡，故稍有才智者不肯渡臺。今擬仿照新疆章程，凡到臺灣實任，如逾三年，著有勞績，准回內地，不計繁簡，均須調補優缺，芟除調簡舊章，無缺當差，酌委優差一次；惟必得本營官切實考語，以免濫邀。兩省如有停委撤差之員，督撫互咨，均不委用，以杜鑽營。

一、臺灣生番，歸化已多，日漸開闢，急須分治添官。若照部章，廳縣佐雜各員均須循例補署，臺灣民番雜處，人地苟不相宜，萬難遷就，恐釀事端。僅用合例人員，又未必盡能得力。擬請旨飭部，聲明臺灣新設省治，暫行不論資格，俾得人地相宜。俟全臺生番歸化，一律分治設官，再請循照部章，以求實效。

一、番地日開，必添營汛。查新疆添設總兵、副將、參、遊、千、把等官甚多，臺

灣情勢既殊，須俟盡撫生番，全局方能酌定，目前但能隨時察奪具奏，或添或改，以節餉需。

一、臺灣改設巡撫，本擬仿照江蘇分蘇、分寧成案，於各班人員到省，積有三員掣籤一次，以兩員分閩，一員渡臺，惟全臺現僅兩府、八縣，缺分無多，若照三分掣一，來臺必無位置。擬俟全臺生番歸化，一律設官，再行照辦。目前需員差遣，或由司申送，或由撫調咨，暫難定數，免致分發人員到省，積滯向隅。

一、臺灣改設巡撫，臺灣鎮總兵應銷去「掛印」字樣，與新調澎湖鎮總兵統歸巡撫節制。

一、撫轄原設經制書吏十二名，各有清書、幫書，今福建巡撫事歸總督兼治，擬留經制書吏六人，酌用幫、清各書留督署辦公，尚有經制書吏六人，酌帶幫、清各書赴臺供役。撫轄檔案造冊登開，關涉閩者逕留督轄，關涉臺者送臺備考。

臺灣郡縣添改撤裁摺（十三年八月十七日）

竊臣等於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三日會奏臺灣改設事宜摺內，聲明彰化等縣地輿太廣，亟須分治設官，奉旨：『該部議奏，欽此』。旋准部咨，議會酌度情形奏明辦理等因。伏查臺灣疆域，南北相距七百餘里，東西近者二百餘里，遠或三、四百里，崇山大溪，鉤

聯高下。從前所治，不過山前迤南一線，故僅設三縣而有餘；厥後榛莽日開，故屢增廳治而猶不足。光緒元年，沈葆楨請設臺北府縣以固北門，又將同知移治埤南以顧後山一路；全臺官制，粗有規模。然彼時局勢未開，擇要舉行，實非一勞永逸之計。臣等公同商酌，竊謂建置之法，形勢爲先，制治之方，均平爲要。臺疆治法，視內地爲獨難，各縣幅員，反較多於內地；如彰化、嘉義、鳳山、新竹、淡水等縣，縱橫多至二、三百里，鞭長莫及，治化何由？且防務爲治臺要領，轄境太廣，則耳目難周，控制太寬，則聲氣多阻。至山後中、北兩路，延袤三、四百里，僅區五段，分設碉堡，並無專駐治理之員，前實後虛，亦難遙制。現當改設伊始，百廢具興，若非量予變通，何以定責成而垂久遠？臣銘傳上年九月親赴中路督勦叛番，沿途察勘地勢，並據各地方官將境內河山阨塞，道里田園，繪圖貼說，呈送前來，又據撫番清賦各員將撫墾地方分條續報；謹就山前後全局通籌，有應添設者，有應改設者，有應裁撤者。

查彰化橋孜圖地方，山環水複，中開平原，氣象宏開，又當全臺適中之地，擬照前撫臣岑毓英原議，建立省城。分彰化東北之境，設首府曰臺灣府，附郭首縣曰臺灣縣。將原有之臺灣府縣改爲臺南府、安平縣。嘉義之東，彰化之南，自濁水溪始，石圭溪止，截長補短，方長約百餘里，擬添設一縣曰雲林縣。新竹苗栗街一帶，扼內山之衝，東連大湖，沿山新墾荒地甚多，擬分新竹西南各境，添設一縣曰苗栗縣。合原有之彰化縣

及埔裏社通判，四縣、一廳，均隸臺灣府屬。其鹿港同知一缺，應卽撤裁。淡水之北，東抵三貂嶺，番社紛歧，距城過遠；基隆爲臺北第一門戶，通商建埠，交涉繁雜，現值開採煤礦，修造鐵路，商民麇集，尤賴撫綏；擬分淡水東北四保之地撥歸基隆廳管轄，將原設通判改爲撫民理事同知，以重事權。此前路添改之大略也。

後山形勢，北以蘇澳爲總隘，南以埤南爲要區，控扼中樞，厥惟水尾。其地與擬設之雲林縣東西相直，聲氣未通。現開山路百八十餘里，由丹社嶺、集集街徑達彰化。將來省城建立，中路前後脈絡，呼吸相通，實爲臺東鎖鑰；擬添設直隸州知州一員，曰臺東直隸州，左界宜蘭，右界恒春，計長五百里，寬三、四十里、十餘里不等，統歸該州管轄，仍隸於臺灣兵備道。其埤南廳舊治，擬改設直隸州同知一員。水尾迤北，爲花蓮港，所墾熟田約數千畝，其外海口，水深數丈，稽查商舶，彈壓民番，擬請添設直隸州判一員，常川駐紮，均隸臺東直隸州。此後路添改之大略也。

謹案臺灣土疆賦役，日增月廣，與舊時羈縻僑置，情勢迥殊。因地制宜，似難再緩。況年來生番歸化，狉榛之性，初就範圍，尤須分道拊循，藉收實效。輯遐臚邇，在在需員。臣等身在局中，既不敢遇事紛更，以紊典章之舊，亦不敢因陋就簡，以失富庶之基，損益酌中，期歸妥協。如蒙俞允，擬先委員署任主辦，畫界分疆，並請飭部分別換鑄關防印信，先行頒發，俾昭信守。俟全臺勘定，再將四至冊圖，並何項缺分，詳細奏

咨，請旨定奪。至敎職暨沿山沿隘佐雜武弁並屯地等官，應添應改，亦擬於郡縣設定後，分飭各員就近體察，詳請奏咨。其餘未盡事宜，統俟陸續會商，隨時具奏辦理。

光緒十三年九月初八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臺灣水師員缺並武職補署章程摺（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臺灣府缺營廝政水陸十八營、水師七營、鎮勇十一營，共編兵一萬四千餘人。自同治八年前督臣左宗棠奏准裁兵加餉後，存兵七千七百餘人。光緒三年，前撫臣丁日昌復請汰練留強，暫停募補。截至光緒八年，經臺灣協總兵吳光亮摺載，實存兵數四千五百餘人。年支餉銀十七萬兩。屬明如有革故，隨時募補。統計水陸現存兵額內，水師七營，分駐澎湖、安平各協，原定船艦，久廢無存。臺郡孤懸海外，今督撫外，非兵艦無能戰守。此項經制水師，械船即存，亦豈能當巨敵？況所存兵力，均經調入陸兵，徒有虛名，茫無實據，與諸司營汛皆等具文。兵丁積習惰懶，安撫應敷？將領或老年疲病，嗜好太深，或久入官場，習氣過重，偶遇機兵出隊，告効求管帶，始示虛威；補署人員，更多巧摺，遇有檢視查核，專前既無稟報，專後亦不彌補，惟專匿鑿死烟，抽收罰費。若不變通整頓，何以肅戎政而保疆樞？

臣等因時制宜，斟酌商酌，除鄉課水師兩營官兵暫照原章，俟總兵吳宏洛督任後再

補公用人，並稱照復。未守漢以待機發，安撫從軍，中道墮擒，遂生誣譖。首尾無據之說，深
害所遺得銀數十萬，補生即以贓公，著解審民辨變。關復吉善南以結罰取，屬關所以懲得。左，竟
為懷持之。論者博州相，惟不和，謂可報復。既其既始，曾自半守議「人情」。督學公業被革職，
不無於半守議過熟。予謂宜疏為隨，臺入大諱之後，以備勸諭心折之體。

嚴劾劉璈摺（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竊臣於本月十三日將奸商吞匿釐金、道員通同作弊、業經撤任奏報在案。查臺澎道
劉璈到任以來，全臺餉需、軍務，一手把持，既總臺澎營務，又統臺南各軍，宜如何整
頓操防，統籌全局。臺南軍務，自故江督沈葆楨渡臺後始行設防練兵，劉璈履臺數年，
不但臺北、澎湖毫無布置，卽臺南安平、旗后兩口，除沈葆楨前築礮臺外，竟未添一營
壘，築一礮臺。每年鉅款虛糜，未購一精利槍礮。臺南各軍，不聞操練，徒藉提截曠以
掩虛冒，致各營空額日多。是軍務之壞，自劉璈始。罪一。

全臺鹽務，經前臺澎道夏獻綸極籌整頓，歲除鹽本津貼運費外，尙得洋銀十七、八
萬元。劉璈抵任後，任用私人，互爲奸利，每年僅收十二、三萬元。是鹽務之壞，自劉
璈始。罪二。

全臺洋藥並茶腦釐金，自前任臺澎道張夢元歸商包辦。夢元方正清廉，一塵不染，

故收數日多。聞劉璈抵任後，每年除正稅外，洋藥釐金私得洋銀三萬元，茶腦私得洋銀一萬元。是釐金之壞，自劉璈始。罪三。

臺北煤務，自開辦不得其人，固多虧折，然聞從前每年月用經費銀四、五千兩，自劉璈接辦後，每月用銀六千兩，嗣又增至八千兩，遂致虧折不可勝窮。是礦務之壞，自劉璈始。罪四。

臺道主治全臺，察吏安民，本其專責。訪聞劉璈到任後，全臺候補謀差，視財帛之重輕，定差缺之優劣。財多交厚，優差之後，更以優缺繼之。惟利是圖，何暇更言吏治？以致地方命盜巨案，日積月累，從未獲一正兇。是吏治之壞，自劉璈始。罪五。

是數者，據前嘉義知縣張星鑄揭稱，該道歲吞銀五十萬兩。臣逐款訪查，除糧臺歸該道督辦，自用自銷，無從稽查外，所有營務、鹽務、釐金、煤務四大端，歲侵銀約二十萬兩。雖未能盡得其實，然閩臺上下，無不周知。

前督臣何璟屢派專員渡臺訪查，逢人輒告，而瞻徇隱忍，不肯直發其奸。該道所恃既堅，愈形跋扈，獨行獨斷，旁若無人。與何璟文牘齟齬，盡刻成書，以形其短，布散各省，莫敢誰何。然此猶爲前事也，及臣到臺一年，臺南軍務，如募勇造械，動用公款，以及地方委差委缺，該道從未請示候批，輒行自辦。凡所稟詳，偶經批駁，彼輒置之。上年九月底，曾自行發摺奏事，附片請將澎湖一島並臺灣後山棄於德國。並奏該道係

奉旨辦理臺南軍防，言外不歸節制。據報繕摺入都，不知曾否上邀聖覽？其摺稿已行刊刻，布散全臺，詳報本省並南北洋廣東在案。然此雖違節制，猶爲罪之小者，則請舉其大者言之。

自上年八月十三日基隆退守之後，臺北餉需奇絀，該道不獨絲毫不濟，忽於八月二十日咨行署提臣孫開華、曹志忠等，據稱臺北十二營，俱自六月十六日起加足夫價一百九十二人。當經臣商將孫開華三營自七月初一日起支，其餘均自八月初一日起支。該道明知臺北無餉，意在誘脅各營譁潰，使敵得乘我之危。其時幸得滬尾關報解稅銀五萬兩，復得臺北府庫積存銀十餘萬兩，勉強支持。十月初，仰蒙聖主軫念臺危，嚴飭各省接濟，兵械餉項，源源而來，幸得稍安危局。萬一無此數者，臣不死於敵，且死於譖餉之兵，全臺豈堪設想？聳各軍以圖內亂，其大罪一也。

初，九、十月間，法雖封口，並未嚴查，我軍猶得用民船偷渡。該道見臺北餉械尙能轉運，獨於十一月初照會英領，謂法人封口廢弛。法遂於十五日重行禁口，擄船殺人，斷絕臺運。此時危急，臣已誓不復生，設非聖明在上，嚴飭各省速濟援師，臣豈復能見天日？激強敵以絕臺援，其大罪二也。

尤可駭者，十月底該道詳報派捐，全臺二百萬，並未分飭舉行，卽報捐款已收，軍火亦經購運，全臺軍餉足恃，詳請左宗棠、楊昌濬與臣奏咨。斷朝廷拯救之心，絕各省

濟援之路，奸謀險惡，反覆欺謬，不致臣於死地不止。誑朝廷以陷督師，其大罪三也。

尤有陳者，據江蘇候補道陳鳴志面稱：上年臘月底，奉督臣楊昌濬委赴臺灣府查存庫款，據呈清摺，道府兩庫，結自上年六月起，至十一月止，舊存新收，共銀一百零九萬兩，尙有提存兵餉截曠並購存稻穀三項，銀二十餘萬，除滬尾關稅、臺北釐金、鹽課項下，由臺北提用，剔除十二萬，拔解臺北餉銀七萬兩，另由該道提存彰化、嘉義十五萬，統計六月至十一月，臺南尙存銀一百萬兩等情。乃該道至十一月底，卽報臺南餉竭，立有潰裂之虞。如果無餉，其冒濫曷可勝言？如果有餉，藉口截留臺北協餉不發，其險惡更不可測。查臺北自上年六月初一日起，至本年五月底止，統計兵餉賞號雜款並補發各營欠餉，一年之久，共計用銀尙不及百萬。臺南據報各營餉項四十五日一關，何以六閱月卽用百餘萬之多？其爲餉激潰，不間可知。設非臣與沈應奎等設法騰挪，勉將饑軍拯救，將全臺數千萬居民，不死於強敵，且死於內亂之饑軍。思之令人心悸。擁巨餉以速軍變，其大罪四也。

查該道所設支應局，自用自銷，或以少報多，或藉名開支，其中不無浮冒，應卽逐款核對，以杜侵吞。臣於劉璈撤任後，卽委員會同道府將臺南支應局並鹽務、煤務、釐金各項帳目案牘，分別查封，聽候核算。惟該道情罪重大，應請旨先行革職，並請特派清正大員渡臺，逐款查辦，以肅綱紀而儆奸貪。所有該道劣蹟多端，不勝枚舉，謹將訪

查營務、鹽務、釐金、礦務數大端開單臚列，恭摺具參，伏求聖鑑。

一、訪查臺南三十營湘軍月餉，由管帶、幫帶各具印領，勒寫銀二千九百四十餘兩，除例少勇百人繳歸劉璈外，另扣空額截曠銀多少不一。每營定章長夫一百九十二人，照數請領後，須繳還夫價銀三百八十兩，內有管帶、幫帶如副將姚秀芳等，每月由劉璈酌給薪水數十兩，兵餉由劉璈內帳房給發，所有公費、夫價空額，均歸劉璈，名曰包營。

一、訪查臺南鎮海等營，自光緒十年起，至十年底止，每勇月提存餉銀二兩。臺灣烟瘴之地，疫癟時作，勇丁病故，所提存餉，概不給支，即有家屬來領，又以箕斗不對、年貌不符，留難不發。告假則分文不給。勇丁多棄餉而逃。各營空額，概不令補，空餉提爲截曠。如各營添補一勇，雖隔數百里，皆須至道署驗看箕斗，留難萬分。嗣後各營空額，無一添補。上年五、六月間，竟有空勇至三百餘人者。

一、臺南三十營管帶、幫帶，多係劉璈親戚門生。如鎮海後營，係其第二妾舅李德福管帶，以把總冒充都司；岳右營係其妾舅李立綱管帶，虧欠公款，改歸遊擊黃瑞清管帶，代爲彌補，並送李立綱洋銀五百元，另提空額十餘人歸劉璈內帳房，作爲道署用人工價。提督高登玉，派充分統，自帶兩營，岳後營餉歸高登玉領交劉璈給發，營官薪水、公費、夫價，均歸劉璈入私。

一、訪查新募仁義禮智信五營士勇營官內，有本地富紳林文欽、吳朝陽，皆係劉璈門生，正副哨官俱係岳州臨湘人，多係劉璈親戚，並無一官。副將張福勝、張兆連各進一女，俱委統領。並聞已革嘉義營守備蔣復勝幼女被劉璈誘入衙內逼姦，蔣復勝憤疾而死。

一、訪查臺南水勇，多係佐雜管帶，名曰調濟，每百人只二、三十人。屯軍每百人只三、四十人。有魚團費，有團練費，自十年四月起，凡百姓家有千金者，月捐洋四元，怨聲載道。

一、訪查十年正月，劉璈札委次子劉濟南爲行營營務處，赴湖南岳州招募岳軍等營，由招商局代雇廣利等船裝兵渡臺，每勇船價水腳，聞用洋八、九元，劉璈捏報用洋十三、四元，招商局有帳可稽，並浮開口糧等項，共虛冒銀萬餘兩。

一、訪查全臺鹽務，自前任臺澎道夏獻綸整頓以後，每年銷鹽三十六、七萬，共得價洋銀四十餘萬元，除津貼運費、成本外，尙得洋十七、八萬元。自劉璈抵任後，每年僅得十二、三萬元。其總局弊端，無從查考。全臺差使，以鹽務爲最優。劉璈每局添派幫辦一人，每鹽百斤抽提一斤，劉璈入私。從前正辦、幫辦，俱用親戚、本家、妻父、妾舅，後經前督臣何璟查出，逐名開單驅逐，有案可稽。劉璈始將正辦改委本省候補人員，幫辦仍用私人。凡鹽局委員出息一千兩者，提出四成分歸幫辦。有親戚文案掛名幫

辦者，有到局幫辦者，聞各幫辦由劉璈酌給薪水，所提四成，均歸劉璈私收。劉璈妻舅李德福既已管帶鎮海後營，又兼辦鳳山鹽務。總館委員劉伯卿係劉璈姪孫，又兼瀨北場委員。麥寮鹽館委員楊玉臣，係劉璈妻姪。鹽水港鹽館委員龔若成，係劉璈姻姪。梧棲鹽館委員孟秀山，係劉璈第五妾父，已回甘肅中衛縣，該館課銀歸劉璈代爲收解。大甲鹽館委員林鑄，由福州買女進獻，特委優差。鹿港鹽館幫辦委員丁少杜、瀨南場委員李順卿，俱係劉璈親戚。璞仔腳鹽館委員江道成，係劉璈第四妾兄，又兼岳右營幫帶。文案王秋澄兼管阿公店鹽館。另屬人頂名府城西門外新街鹽館。府城內嶺、後街鹽館，均係劉璈自辦。

一、訪查基隆煤務，自光緒七年以前，歸現任澎湖廳鄭膺杰總辦，每月動用經費銀四、五千兩，均歸臺灣道批撥。如賣煤敷用，卽不請領經費。自劉璈到任後，於八年更易新章，凡賣煤價銀，俱繳歸劉璈衙門，月發經費銀六千兩，後又增至八千兩。煤務本有外國煤師，劉璈恐其走漏風聲，託言薪水太大，稟請裁撤，另派煤務學生張金生爲煤師，節省經費。復又加添委員、司事二十餘人，半係劉璈私人，較前經費更大。據煤務司事、工頭面稱：歷年挖煤約略數目，每日至少挖煤三千石，統計一月可挖煤九萬石。上等爲官炭，中等爲總炭，下等爲粉炭。一月可挖煤九萬石，官、總、粉各三萬石。官炭歸船政收用，每百石價洋二十四元。總炭就地賣於洋商或本國商人，每百石價洋十六

元，粉炭每百石價洋三元。核計一月可賣煤價一萬二千餘元。據查煤務每月用帳，薪水、工價、雜支，共用銀七千兩。劉璈摺開每月動用經費銀八千兩，不知所賣煤價，收歸何人？查基隆附近民礦挖煤，由煤務委員收買，官炭每百石價洋十六元，總炭價洋十二元，該委員轉賣船政、商人，於中取利。然此係委員作弊，至劉璈如何侵吞，須俟調查善後局劉璈歷年報銷，並提楊崇銓、鄭膺杰訊究，方能水落石出。臣於上年六月，曾委揀選知縣汪望賡提查煤務出入細張，楊崇銓匿不肯交，僅提到該局月報大略，卽就所呈帳目核計，煤務亦無虧折。

一、訪查臺北洋藥釐金，由前任臺澎道張夢元於光緒六年議歸商人薛樹華包辦。彼時每箱洋藥，僅收釐銀六十元。薛樹華每年認繳七二番銀五萬元。七年，劉璈到任，更改新章，每大士一箱，改征銀九十六兩，小土一箱，改征銀八十兩，仍歸薛樹華包辦，共八月認繳六八重番銀一十四萬元，另繳一萬元歸劉璈私收。臺南係商人王青雲、陳悅周等包辦，每年除繳正課六八番洋二十三萬元，另繳銀洋二萬元歸劉璈私收。查臺北市間，向用七二重番銀。張夢元任內，收釐繳課，俱以七二番銀繳納。劉璈接辦，卽改收六八重番銀。祇就臺北薛樹華包辦凡八月而論，短征銀五千六百兩。臺南向用六八重番銀，不在此內。

一、訪查臺北茶腦船貨釐金，於光緒八年三月經劉璈議招董事衛伊才、張慶云等包

辦，全年認繳六七番銀十三萬零五十四元，另繳番銀一萬元歸劉璈私收。九年，係歸陳魯齋、陳同愚等包辦。十年，係歸傅政、鄭昭包辦。本年二月，尙未開口，即經劉璈另招本包洋藥釐金商人陳郁堂等加價包辦，全年認繳六八番銀十三萬七千元，聞另繳洋一萬五千元歸劉璈私收。查臺北從前官辦征收茶釐，向照市間行用七二重番銀完納，劉璈議歸商辦，遂改以六八重番銀繳課，計每年短征銀五千二百兩。現在征收茶釐概收七二重番銀，可證。

審保謹鳴志署奏摺片

再劉璈經臣奏參革職，臺部道缺，應即補旨簡放。惟查臺灣自劉璈到任後，官貪軍冒，流弊已深，非廉明忠實之員，不可擬授。上年既奏保江蘇候補道照服噶旗此任，奉旨「暫照服噶旗赴臺灣交劉銘傳委用，欽此」。比因海道用塞，撫照理辦以並南北洋委在上海專理轉運。現接兩江督臣曾國荃來函，照據照服尚有製造局交代並請斷革候補未結，一時難令該處，囑臣奏請仍留上海暫辦轉運。欽因照照服難辦奏，臺部道缺已委江蘇候補道照服鳴志辦理。

審臺灣全係照勇，其屬地廣，積弊已深，一時未能概遣。所有督官候補，因多調防私親，其中不無可用之才。陳鳴志對於湖南，資歷較易，且軍務熟悉，籍幹廉明，奉